

南宋文范

第二函
八册



南宋文範卷五十二目錄

策議

平劉豫策

進策遏敵

進策弭盜

策略

察情美芹十論之二

守令策

傳注策

銓選資格策

制舉策七

禘祫議

學校貢舉私議

屯田議

岳飛

王洋

王洋

范浚

辛棄疾

陳傅良

陳亮

陳亮

陳亮

朱熹

朱熹

曹彥約

祧廟議

築漢陽城議

湖廣通志

程瑒
黃幹

南宋文範卷五十二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策議

平劉豫策

岳飛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在彼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進策

遏敵

王洋

臣聞中國之於外寇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外寇之人自相攻討則敵氛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於茲而荒徼之兵未聞效順敵兵以是日熾京國以是日陵禦遏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荒服之情捍

強梁之勢然後外寇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遠人遠人之
事中國各有常勢胡可強議今中國之勢既陵外寇之勢方盛安
能閒敵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
人掩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國取之之謀利則中國
陷之之術行況今遠荒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
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
中國之勢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輶
軒旌旂然後增光遠之華箱篚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
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爲者不
可以不爲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爲者固難以必爲而冒進亦有不
可不爲者安得以不爲而廢功

進策

弭盜

王洋

臣竊謂弭盜之術有二小盜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盜
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盜鼠竊千百爲羣或因規

利貨財或緣不忍小忿順而撫之宜有悛革若官軍不知出此必欲窮誅勝之不足增威不勝反或窺侮是以龔遂之臨渤海安赤子以稱良虞詡之在朝歌殺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盜之小者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盜株連踰州跨邑嘯聚不逞攻劫善良此四方之所視以下我興衰寇賊之所憑以相爲唇齒若不講明軍律選練羣鋒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彼羣醜必底滅亡則將大盜不除小寇是倣州州相煽轉發禍梯安能風示遠方擴清宇內成中興之漸覲奠枕之安乎臣故曰盜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盜之中江州爲最昔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遂朝然方師未有功羣言屢至賴憲宗明斷以有蔡功臣恐江州之寇稍成遷延官軍淹時或有小勦則必有言其外順之勢謂可懷柔者臣願朝廷斷而行之勿恤羣言必殄此賊以爲四方之戒也

策畧

范浚

臣聞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以諷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下至瞽矇百工商旅庶人皆得以進諫傳言非議其上而莫之罪
蓋以爲腹誹之憤甚於指斥目語之譏切于面謗與其壅天下之
言以自欺不若用天下之言以自治傳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臣
請借秦以言之始皇不道剛愎自用進導諛斥忠諫強直者謂之
罔上讜論者謂之妖言威之使懼劫之使嘿天下之人不得一申
其喙積忍含怒不勝憤鬱不平之心戴目傾耳思一快其懟悶而
無由及一夫作難奮臂大呼則靡然響應動相與裂憲網壞禁防聚
首族談爭詆秦罪搖吻鼓噪而莫之禁蓋其所以壅天下之言者
甚固而無所洩則其發也若大川之決鬻堤四走奔湧浩蕩遂至
于橫潰而不可制此甚可懼也惟人君博詢廣聽來眾言以宣下
情使無所閉抑而不通則可以自安於士民之上是用天下之言
者人主所以自治也仰惟陛下厲精庶政虛心聽納乃以太陽有
異氛氣四合亟下明詔數求讜言是將用天下之言以自治故臣

於此先陳人主之說乃極言其餘惟陛下財察臣聞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於中則過事形於外天下之人因得而議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於正心然而君臨兆人總御萬機事物之日投於前衡於慮者交午不可計欲心之正豈不難哉唐太宗嘗言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嗟夫一心而攻之者如此其眾可不思所以正之乎昔孟軻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說則以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獨在乎格君心之非而時君類以爲迂遠闊於事情不能用漢董仲舒嘗以正心爲武帝言之唐柳公權又嘗以正心爲穆宗言之然皆不能用也是豈人主之心果不可正乎亦曰習與正人居之而已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則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欲其心之不正胡可得邪陛下能正心矣則判忠邪察賢佞如辨黑之與白如觀高山之與深

谿於以聽言洞然不惑然後臣之區區得以上達臣抑嘗觀仁宗嘉祐中司馬光建言國家本置六科蓋欲以上觀朝政之得失下知元元之疾苦非爲士人設此以爲進取之階也因請取制舉所試策擇其言合時務者行之使四方知朝廷求直言之士非以飾虛名乃取其實用光意若以謂國家於進士科外復設六科正欲求言儻略其言不加采用則雖制舉猶無益也況今時方多艱陛下又以天變詔求直言使草茅賤士皆得論社稷之至計可不留神審覽哉夫多言繁稱未必雜而寡要畧事陳意未必拙而不智道往古未必爲誦說論大計未必爲夸浮質言未必鄙小談未必陋乖於時未必謬忤於眾未必非從宜而言惟歸於當惟陛下擇之而已

察情

美芹十論之二

辛棄疾

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

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
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於勝誰肯
處其敗勝敗之情戰於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
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
乎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
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
坐察矣今吾藏戰於守未戰而嘗爲必戰之待寓勝於戰未勝而
嘗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
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旣不能爲吾亂則固神閒而
氣定矣然後徐以我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
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猛狗焉心
不肯自閒擊之則吠吠而後卻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
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實欲戰
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

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朮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
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真欲和矣然
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計出於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嘗慮
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殺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
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
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
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遣賀之
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謀悟吾有班師之
失無意於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旣云和矣而復中輟者
蓋用其狎而謀勝於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
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監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
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
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旣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吾有
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

目於其後中原之士扼腕於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
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
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
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於僥倖謀不暇於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
彼誠欲戰邪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
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鳩惡其露機也
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邪貪殘無義忿不顧
敗彼何所卹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
有於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
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
嘗試之舉彼於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
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
嘗作色一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於
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於虜欲必戰而在於

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我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於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爲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烏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我力且失夫制勝之機爲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爲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

守令策

陳傅良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滿心勢亦然也而官若是其甚簡也敷奏賓興又若彼其眾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眾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恨也用者必公則未獲

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恥爲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廛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疏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爲東伯六卿無宰俯爲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爲伯則未得以爲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降而爲之不以爲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爲恨天下之不聖于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

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
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于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
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于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斯難于去
也夫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人廢今之法娛今之吏天下日愈
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遷某守明日易某令其
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
爲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
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
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傳注
策

陳亮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
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
可廢而風俗之尙樸法度之尙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
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

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
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
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
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于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
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
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
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
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
伏生孔安國之徒其于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
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
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
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
厯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
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

正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可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能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厯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于熙豐之尙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于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閒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